

羊皮卷全书

月光石卷

信仰的力量

〔美〕奥格·曼狄诺/推介

Og Mandino

〔美〕罗伊·加恩等著



海天出版社

羊皮卷全书 之十

（月光石卷）

《信仰的力量》

[美] 路易士·宾斯托克

（资料来源于网络）

木瓜树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奇的情感力量 / (美) 加恩等著; 陈大鹏等译.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9.6

(羊皮卷全书/陈大鹏主编)

ISBN 7-80654-014-8

I. 神… II. ①加… ②陈… III. 情感-美国-普及读物
IV. 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1013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 htph. com](http://www.htph.com)

策划编辑: 张 曼 责任编辑: 陈邢准

封面设计: 李法明 责任技编: 王 颖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希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发行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7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50 千 印数: 32001—40000 册

定价: 23.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神奇的情感力量

罗伊·加恩

引子.....	(4)
名医的儿子.....	(5)
美芙达妮丝.....	(8)
灾祸降临	(11)
逃离亚历山大里亚	(19)
落难	(21)
荒原奇遇	(24)
强盗	(27)
罗马战俘	(31)
牧羊人	(34)
部落战争	(39)
圣女沙兰	(43)
赶往耶路撒冷	(47)
十字架	(51)
被救赎	(55)
回埃及	(59)
曙光	(67)

信仰的力量

路易士·宾斯托克

光耀心宇	(74)
灵魂黑洞	(78)
追求无羁	(82)
黑暗之时	(87)
生命决定	(92)
空中来风	(96)
婚姻价值	(100)
抓住我的手,望前看	(106)
我心如水	(110)
凡心勿忧	(114)
美丽无界	(119)
从此永恒	(124)

爱的能力

艾伦·弗罗姆

第一章 爱的本质	(132)
第二章 爱的起源	(150)
第三章 多维的爱	(165)
第四章 性与爱	(181)
第五章 性表达出的爱	(198)
第六章 基本的爱:自爱	(214)
第七章 爱与地位	(232)
第八章 缺乏爱的能力	(250)
第九章 神经质的爱:源泉	(273)
第十章 神经质的爱:它的日常表现	(289)
第十一章 爱与孤独	(308)

序 言

羊皮卷的故事

两千年前，在今天阿拉伯地区的沙漠地带，有一个赶骆驼的男孩，名叫海菲。他最急切的愿望就是要改变他地位低下的生活，因为，他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而姑娘的父亲却富有而势利……

他的恳求获得了他的老板——大名鼎鼎的皮货商人柏萨罗的恩准。为了验证他的潜力，柏萨罗派他到一个名叫伯利恒的小镇去卖一件袍子。然而，他却失败了，因为出于一时的怜悯，他把袍子送给了客栈附近山洞里一个需要取暖的新出生的婴儿。

海菲满是羞愧地回到皮货商那里，但有一颗明星却一直跟随着在他头顶上方闪烁。柏萨罗将这种现象解释为上帝的启示，于是，他给了男孩十道羊皮卷，那里面记载着震烁古今的商业大秘密，有实现男孩所有抱负所必需的智慧。

海菲怀揣着这十道羊皮卷，带着老板给他的一笔本金，离开了驼群，走向远方，正式开始了他独立谋生的推销生涯。

若干年后，这个男孩成为了一名富有的商人，并娶回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他的成就在继续扩大，不久，一座浩大的商业王国在古阿拉伯半岛崛起……

熟悉以上这段文字的人都明白，这是一部奇书的故事梗概，它的名字叫《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作者奥格·曼狄诺，美国人，一位杰出的企业家、作家和演说家。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它的“有力量的文学”，这种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力量如此之大，甚至能够改变读者的生活命运。《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就是这样的作品，它那如诗歌般美妙的文字，闪烁着人类思想精华色泽的内涵，注定要影响无数人的生活。

能够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精妙绝伦的著作，作者一定是受到了上帝的启示。

奥格·曼狄诺，1924年出生于美国东部的一个平民家庭，在28岁以前，他是幸运的，读完了学校，有了工作，并娶了妻子。但是后来，面对人世间的种种诱惑，由于自己的愚昧无知和盲目冲动，他犯了一系列不可饶恕的错误，最终失去了自己一切宝贵的东西——家庭、房子和工作，几乎赤贫如洗。于是，他如盲人瞎马般，开始到处流浪，寻找自己、寻找赖以度日的种种答案。

两年后，在一次到教堂做弥撒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也许是由于他苍白的脸庞和忧郁的眼神，牧师同他展开了交谈，并解答了他提出的许多困扰人生的问题。临走的时候，牧师送给了他一部圣经；此外，还有一份书单，上面列着十一本书的书名。

它们是——

《最伟大的力量》

《钻石宝地》
《思考的人》
《向你挑战》
《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获取成功的精神因素》
《思考致富》
《从失败到成功的销售经验》
《神奇的情感力量》
《爱的能力》
《信仰的力量》

从这一天开始,奥格·曼狄诺便天天到图书馆去,依照牧师开列的书单,他把十一本书一一找来细细地阅读,渐渐,笼罩在心头那一片浓重的阴云褪去了,似一抹阳光照射进来,他激动万分,心潮澎湃,终于看到了希望。

“我现在就付诸行动”!

曼狄诺合上书本,从桌旁站起,眼睛中又重新闪烁出自信的光彩。

“今天,我将爬出满是失败创伤的老茧,用爱来面对世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人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一旦曼狄诺意识到自己的潜力,便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活热情和勇气。遵循书中智者的教诲,他就像一位整装待发的水手手中持有了航海图,瞄准了目标,随时扬帆起程,越过汹涌的大海,抵达梦中的彼岸。

在以后的日子里,曼狄诺当过卖报人、公司推销员、业务经理……在这条他所选择的道路上,充满了机遇,也满含着辛酸,但他已不可战胜,因为他掌握了人生的准则,上帝就在他的身

旁。当遇到困难,甚至失败时,他都用书中的语言激励自己:坚持不懈,直至成功!就这样,一分一秒,一砖一瓦,他紧紧扼住生命的咽喉,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用微笑来迎接每一天升起的朝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终于,在35岁生日那一天,他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成功无止境》杂志社,从此步入了富足、健康、快乐的乐园。

奥格·曼狄诺的成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共有六百多个广播和电视节目向他发出了邀请,他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商界英雄。

就如所有伟大谦虚的人一样,曼狄诺没有就此止步,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生命尚有一息,就要发出一分光与热,他开始著书立说。他也要像写出那十一本书的作者一样给世人们带去福音。

1968年,也就是曼狄诺在44岁时,他写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凝结了作者一生的心血,该书一经问世,即以二十二种语言在世界各个国家出版,不仅仅是推销员,还包括社会各个阶层人士,都被这部作品充满魅力的风格深深吸引,人们争相阅读,截至1998年,该书在全球总销量达到18 000 000册。

凡读过此书,并对作者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海菲其实就是曼狄诺本人的化身,而牧师赠给他的十二本书,则是那十道充满神秘色彩的羊皮卷。你会很长时间忘不了本书的第18章……海菲已是一位富有而成功的老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他最终将这十道羊皮卷传给了一个特别的人。而在第41章,也就是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也给了读者一份书单,这个书单上列着十二本自我帮助的书,它们是……唉!不用讲了,你已

明白。

如今,我们将这十一本书(不含圣经)合成三本一套出版,即蓝宝石卷(代表希望)、红宝石卷(代表财富)、月光石卷(代表幸福)。相信读者一定会非常欢迎,因为你们早就想知道这些书里到度藏有什么大智慧,能够将一个曾经在失败中绝望的人改变过来,并最终成为人类中多年难得一见的精英。

愿它们也能帮助你。

出版人语

1999年4月1日

信仰的力量

原著 〔美〕 路易士·宾斯托克
杨爱红 编译整理

关于本书

亲爱的朋友,我知道您未必信教,但我知道您一定有着或将会有着坚定的信仰。您渴望摘取胜利的果实,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您可以反对宗教,但您不可以反对人类的信仰。我在本书中所谈到关于“上帝”或“神”的问题,您都可以完全漠视甚至漠视它,但您应从中看出更深刻的东西来。无疑我们是人类中的同伴。请放心,我不会向您喋喋不休地说教,那样是可耻的,不负责任的。

我不是一个传教士,我只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希望获取成功的人。我不讳言我的“贪欲”,但我不会因此为害于世;我也并不掩饰对某类人与某些事的憎恨,然而我能在最后关头原谅他们。为什么呢?源于爱。

爱就是我们的信仰,人类惟一的信仰。它具有无上的力量。

在本书中,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士向您倾诉了他们对“美”与“善”的倾慕和追求;他们的生活令人感动。在这些故事里,信仰战胜了绝望。

它是最黑暗的夜之后出现的曙光。终于,您的祈祷,有了回应,信仰会使你信心百倍地去成就一番事业。信仰是爱的力量,它能移山倒海。当你周围充满了悲哀、失望甚至是厄运,信仰也会同你在一起,为你带来希望——相信爱吧,这种信仰的神奇力量会改变您的一生。

光耀心宇

曾有人问过我，生活给予我最重要的教益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经过一番深思，我深感这是“爱”。

在我的神和父师的谆谆教导之下，我营造起一条自己的生命之舟，这条生命之舟载着我穿越惊涛骇浪，驶出茫茫人海，到达那光辉的彼岸。

我最大的欣慰是到处都能与有爱心的人共事，他们不会问：“我能在基督教徒，犹太人或是佛教徒中工作吗？”而是说：“神啊，请以您的智慧助我，驱除您的孩子心头的阴霾，赐予他们更多的阳光与欢悦吧！”这样一来，神必赐我。因为，神就是爱，我也是爱。爱与爱是平等的。

但我还是意识到了生活给予我的另一个教益——那就是，尽管福音书说“太阳之下无新物”，然而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有着新的含义，开花结果，生生不息。在我的希腊格言录中，我惊讶地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比坚忍更强大的力量”。这位作者一定没有想到他的这句古谚会播下深远的启示，直到有一天，失明者，失聪者，跛足者在它的启示下意志坚定地挺起腰板，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去创造一个又一个成就。我沐浴在众多思想家睿智的光芒之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培根，康德和瑞典先知依玛努埃尔·施维登博格。苏格拉底教导我

在言语之前先思索出词之含义，柏拉图的绝对理论赋予我知真的为真，知美的为美，赐予我耳不能闻之乐音，目不能视之光明。施维登博格将我生命的时空界限消于须弥，给予我内在与外在的无穷世界，赋予我超越本能的勇气与想像力。

于是，我吸取着一种又一种的宇宙元素，创造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从支离破碎的外在环境之中营造起一座明亮的心宇。

这种思想使我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一个人无论他是否耳聪目明，只要他的心中没有一个永不凋落的太阳照耀他就不可能幸福。而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太阳。只要你虔诚地信仰他，他总会以某种方式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用他光辉圣洁的阳光将你灰暗的日子照亮。

从17岁开始我就试着依循依玛努埃尔·施维登博格的教诲去生活。“教堂”这个词对他而言，并不是一种基督教组织，而是指一群有思想的人的精神共同体。他们终其一生为永恒的人类服务。施维登博格认为其源于一种健康普遍的宗教文明——以善为本，彼此理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而不论其教义或仪式如何。施维登博格有关宗教的著作总的说来可概括为三个主要的理念——上帝神圣之爱，上帝神圣之智，上帝神圣之力。这些理念正如波浪阵阵，自大海款款而来，以新的意志、信仰和力量浸润了生命的每一个港湾。

“爱”这个词于我而言并不是一种朦胧盲目的情感，而是一种体现于工作和行为之中的对善与智的渴望。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赋予每一个人以智慧，使其远离罪恶的渊藪。他总是为我们创造出新的自我发展之路，指引我们走在追求文明、艺术和人道主义的阳光大道上。我深信，理想主义最终必将战胜物质主义。我拥有这种信念并非由于我对人类的苦难和罪愆视而不见，而是坚信人性本善。人性之善必得阐扬，人性之恶必渐遁

形，生命必将以其充沛的活力开辟新天地。

乐观主义伴随着我从浑沌幼稚的童年走到成熟而忧郁的中年。逐渐地，我已能完全地领悟世事艰险，领悟了那背离上帝之善旨的悲剧和恐怖。但我对于进步的信仰未有稍减。

在我周游世界时，我听见了处处都有渴望精神真理的美妙呼唤，以及对那些失聪、失明等所有不幸之人的关怀和责任感。若是人们之中没有一种对大众幸福的强烈向往和追求，这一切就不可能存在。

面对命运我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仰视它，一种是俯视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置身于命运的洪流之中，只能任其摆布，别无他法，我们时刻都在担忧着命运的那些不可预测的因素：战争，无知，贫困和野蛮。但当我们仰望真理之钟时，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进步至今不过区区几秒而已。我相信，从那些困扰人类智慧的头脑和善良的问题和冲突之中会迸发出启明之星，给宇宙带来祥和。

在这充满了困惑和愤怒的世界上，我曾像其他人一样，努力地寻找自我，以期生而有用。我相信，如果我们从此时此地开始真诚对他人付出，那就是天堂之境了。任何一项有用的工作都是促进人类福利的一部分。即使是最卑贱的工作，也超越了仅为谋生之目的，而是服务于一种精神或社会的需求。

在多年残疾人工作之中，我幸福地体悟到我可以成为“命运的建筑”，我将不断进步、成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从未让自己被那种超自然的天堂想法所困惑，但我确有一种连绵不断的且无限上升的幸福感。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正如尘世的生活一样真切而充满着变化和奇迹。但上帝赐予人眼睛和耳朵，让他能更真切地感知尘世间隐藏在肉体下的人之善和创造性的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灵魂是轮回变迁的,不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是在人个性的无限延展和不同阶段不断地升华。天使与恶魔都源于人,只不过各自选择不同的栖息之所,或在光明之中,或在黑暗之下。是的,任何信仰上帝的民族,即使是那些出于为善的愿望而崇拜偶像的人,他们都被教导着怎样与周围的人在和平幸福中共同生活。

当服务中融入了热爱、友爱和真挚的念头时,它们就会散发出芬芳,奏出美妙的乐音。天堂的生活没有时空的阻碍,正如天马行空,自由自在。

我不相信有人能臻至境,因为那只属于万能的上帝,但“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地追求完美至境,这即是热爱上帝的方式。它使人更加高尚,去体悟“永恒”之无限欢乐。

灵魂黑洞

有圣必有魔。每个人年轻时都做过一些丑恶的事，有些人则终其一生都贯穿着罪恶的思想与疯狂的行径。

他们灵魂中的黑洞是怎么被吞噬成的？谁吞噬了他们的灵魂？唉，圣经上也说，一切的光明与繁华后，世界会复归于黑暗……那么，人之灵魂难道本来就有一个深深的黑洞？或者说，人的灵魂本身就是一个旋窝中的黑洞？我曾经梦见自己化成了烟，那不是袅袅的青烟，而是一股浓黑恶臭的鬼烟！我却快意之极，萦绕着爱人雪白而颤栗着的躯体在歌唱……

在上帝眼中，光明与黑暗并无两样。而我不能，我要拯救我陷入黑洞已久且即将飘散的灵魂。

现在我要去见一个人。

二十分钟后，我来到了杰·比·菲利普那英格兰风格的家。我就要从他那儿听到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故事。印象中这位伟大的圣经翻译家应该如他家房子上一块一块厚重的石头一样，坚实而严肃。他是一个精神巨匠，那无懈可击的信念使他在我的心里拥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但今天我谈的却是这个受人尊敬的大师的另一面。还是让我从头开始吧。

当我摁响门铃，一个妇人穿着棉制的居家装出来应答，看着她脸上那一股子热情，我就知道这一定是菲利普太太了。

“请进，”她说，“杰克在书房里。他马上就出来。”

“杰克”是菲利普的朋友对他的称呼。几分钟后，他出来了，穿着随便，脸上的笑容也如他妻子一样极富感染力。我觉得我已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了。突然之间，我有一种感觉：我会爱上他们的。

“你想看看我的隐居吗？”菲利普博士说。他把我引到外面一条小径，我有一点点的诧异：他的书房是独立的近于一种孤伶。书房里温暖而舒适。我仿佛看到了菲利普博士在这儿工作的情景，把一篇篇晦涩难懂的古希腊经文翻译成英语，然后成为各种各样的出版物。

我们一见如故地聊起来。我以前就听说菲利普博士曾生过一场大病。不知不觉话题就扯到这儿了。菲利普博士说，这种病不是身体上的病，而是精神上的病。

我是不是听错了？

“这是件可怕的事。”菲利普博士继续说，“它就在你心灵深处。过去四年里，我曾经碰到过许多古代作家对这种精神状态的描述，他们称之为‘灵魂黑洞’。也许用词过激，但我确实感到了魔鬼的存在——真真切切——这个魔鬼能对我们加以各种无情的打击。”

菲利普博士事业的兴盛开始于几年前他的作品所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当他写《给新教堂的信》的时候，他已是一个教区的教士了。这部作品写于1941年，当时主要是因为很多年轻人总在精神沉沦时期去他所在的伦敦教堂听道。

“我发现，”他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圣经一无所知。当然这只是暂时性的，我相信任何精神不会允许它的主人长期处于没有信仰的惶惶状态。”

塞·斯·列威斯看了这部翻译作品后，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

恭贺信。“就像看到一幅古画重放光彩一样，”列威斯写道，并鼓励菲利普尽可能翻译出其他经书来。为了完成这个使命，菲利普花了六年时间，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有了无数的布道，无数的演讲，无数的信件，他获得了人们的喜爱与尊重。

“我想做完一切然后完全归隐，”菲利普博士说，“但压力越来越重，我越陷越深，我开始意识到成功下面所隐藏的危险。”

菲利普博士站起来走到窗沿，接着说，起先这种新生活是新鲜而刺激的：他的作品使他能周游世界——这不是一个普通传教士能够承担的；新闻界里抛头露面；世界各地卖着他的书，荣耀、名誉、金钱、地位，应有尽有。

“可却有一个来自黑暗中的蔓藤，在这一华丽的外表下一点点为我所不知地滋生蔓延。等到我反应过来时，一切已经太晚。”菲利普说着，突然把脸朝向我，“撒旦对我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他营造了一个根本就不是菲利普的菲利普。我不再有平常人有的平常心，我正陷入变成超基督徒的野心之中！我写的每件事每一句话我都要求一定要超越过去。这个影子越来越大，以至于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我无法与它共为一体。同时要毁灭它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我就这样套进了我自己结的绳套里。”

“撒旦的第一个打击是填住了我的灵感之源。就像把哗哗流着水的龙头突然关住了一样。”菲利普接着说，不仅在写作上，其他方面也出现了这种危机。“我喜欢画画，可我却失去了对颜色的感悟能力，明暗调和以前只用花几秒钟时间，现在却是挤也挤不出来。接着，晚上的打击也袭上来。”

“这是惨中之惨，白天我一次次被击败；晚上，我又变成了梦魔的众矢之的。无可比拟的恐惧紧紧攫住我的理性，无穷无尽的罪恶感刷刷扫倒我的自信。我感觉上帝一下子弃我而去，我

祈祷，上帝却变得遥遥不可及。”

我惊讶地看着当前这伟大的基督徒。无形的恐惧？萦绕不去的罪恶感？上帝遥遥不可及？为什么他提及“我”黑暗中的经历？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像我们这样信念不坚定者或知之甚少者才会有这种午夜噩梦。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也会有此经历？但值得庆幸的是，很显然，我面前的人在孤独的挣扎之中正一点一点走向胜利的曙光。

菲利普博士的女儿，珍妮芬，从门口探出头来，叫我们吃晚饭，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们四人谈了一些轻松的话题。

但在分别时，菲利普再次告诉我，那“黑洞”并不是一个幻觉，而是生命中最真实的存在之一。人尽魔矣，已经无法解释。惟一的拯救之途是：让我们成为上帝。是的，成为上帝，而不是其他——人或魔鬼

回家的路上，我陷入了深思。我们在做什么？生命的旋涡与灵魂的黑洞我们是否有能力摆脱或改造？我们可以成为上帝吗？这算不算反叛？所幸的是，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是一个“人”，我爱这个世界。也许这就够了。

一切不像你想的那么难。

追求无羁

有了信仰，才有自由。人只有从认识到“神”的那天起，才是一个自由人——一个具有绝对精神的人。

“童年”对于人来说，是一个神秘的时段。没有任何人可以解释出他在童年时都遇到什么，想到了什么。

我在那时遇到了神，并且想：我要成为上帝，那该多好啊。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但这不会影响我的信仰。回想那时，我真是有说不出的恐惧——对什么也没有的恐惧。

在本世纪始的一个4月的早晨，我的保姆领着我到一个在巴尔迪摩的用灰色石头砌成的小礼拜堂。主日学校的老师欢迎我进去，用令我当时很害怕的阴森森的口吻说，现在你正站在上帝的屋子里。

“哪儿？”我问，“上帝在哪儿？”“上帝……”这位女士缓缓地说，“无处不在。”

但我总想他一定在某个地方。所以我从橡皮椅子上跳下来，在“小水滴”的歌声中满屋子跑来跑去。我趴到椅子下面去看，跑到工具橱里去瞅，只为了找到上帝。最后从管子后面出来时，已灰头灰脸地气喘吁吁，我抽抽嗒嗒地哭起来，因为我找不到上帝。

这就是我搜寻的开始，我找了半个世纪，从未放弃过。在孩

提时代,上帝存在或不存在就已成为我生活中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理解那些睿智的人怎么能用其他方式来思考它。每一个人都应明白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事实,而且他的每一个决定也将受囿于它。

在我搜寻的过程中,我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领域。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研究比较宗教学,从佛教到巴海教到偌那禁欲主义。作为巴尔迪摩报的记者,我参加了许多宗教会议,比利主日学校的福音会,甚至在黑漆漆的屋子里等过招魂师招鬼魂降临。

我的这些在30岁以前的所作所为,依旧抱着上帝存在是不可知论的态度。那时我一直在想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可以接纳任何种迷信,但我还是乐于坚守各种道德价值观——只要它们与我想做的并不发生冲突。

这种我一直认为出自于平常心善良意的忍受和宽容应该能给我带来快乐,但实际上没有。而且我也知道它也没有给其他人带来过快乐,因为大多数朋友的感觉也与我一样。我想,没有谁会比谁感觉好一点或差一点。而我们正是独立、自我意识很强,一直对父辈的老式信仰嗤之以鼻的一群年轻人。虽然我们也得到过快乐,但这种胡闹有时只会留给我们一片茫然。我们带着这种自由,结成一个安定团结的群体。但我们当中没有谁从这当中得到过安全感。相反却有一种来自内心的失望、不满和不安。

这种内心的沉重和失落与事业上的成功无关。在我的朋友当中很多已经有名有利了,至少,都有一大笔钱放在银行里。但无论他们的财富堆了多少,他们的头像在报刊头版又出现过多少次,他们的新财产,新妻子等等——没有一个够了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又不想要了。他们去看医生,找心理学家,学瑜珈等等都无济于事。

这个世界充满着罪孽、自大、自卑、嫉妒、仇恨、阴险、恐惧、怨恨、吝啬、与憎恶。今天已经不能变得再好一点了，但他们希望明天能够。我说的他们其实是指我们。今天，1950年的今天，有800万的男人女人像我们一样需要心理治疗。而一年后，心理医生告诉我们将达1000万。

我将永远心存感激，在这片晦暗的心空下，我终于找到了出路。很难说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虽然我并不耻于将自己的伤疤揭开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但也许你还记得崂兹的一个不同寻常的难民，费朗茨·威斐，他是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他和他的妻子从纳粹前线逃出来。他们从德国穿过法国一直往南走。盖世太保在后面追着，抓住了便意味着送进集中营甚至更惨。他们只希望能安全地通过西班牙边境，然后漂洋过海到美利坚合众国。但西班牙官员却不让他们通过，贿赂和哀求都无济于事；他们往回走的时候，住在派瑞尼的一个名叫崂兹的小镇里。这一晚，这位流亡作家站在神龛面前祈祷，不由得悲从心来痛哭不止。

“我不相信你，”他哽咽地说着，“这是我的实话。但现在我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已经到了我能承受的极限，现在只有您这儿还有一线机会，我祈求您的垂怜。保佑我和我的妻子安全地穿过边界，等我到了美国后，我将把这故事写下来，让世界的人都能读到。”

奇迹发生了，弗朗茨·威斐和他的妻子一个星期后安全地穿过了边界。一踏上我们的土地，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伯拉德特的赞歌》。在我们今天，没有谁写的对信仰的赞辞能比得上这位流亡作家写的故事。他死前告诉我，自那一次恐怖的经历后，他开始认识了上帝，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苦难与幸福对人类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

现在类似的事也在我身上发生了。虽然没有从希特勒魔爪下逃出来的惊险,但在我一向平静如水的生活里,我着实也尝到一番惊险与恐惧的滋味。不可知论下的自我依靠已不再管用,麻烦就这么来了,使我的生活一片狼藉。不仅仅是我,与我最亲近的人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直到我真切地感到需要上帝的帮助。然而,即便在那种时候,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从未强迫自己去相信或假装自己去服从,我最大程度能做到的也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我承认自己希望能够信上帝。这就够了!

信仰是一种礼物——但你得祈求!“哦,上帝,”圣经里一个人祈祷道,“我相信您,请您帮助我,虽然我没有过宗教信仰。”接着他便向上帝——列出他的困苦,威斐这样做了,我也这样做了。不在巴勒斯坦,也不在派瑞斯,而是在临近第五大街那五彩斑斓的广场的一个小礼拜堂。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里,黑黑的云低低压着,我进了上帝的房子祈求信仰,在这小小的屋里我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十分钟里我可以改变主意,”我祈祷道,“我可以会嘲笑我自己(又折回去爱自己的错误)。那时别管我。因为此时我真的有此心,存此意。我已经尽力了。请接受我的此心此意,忘记其他,如果你在这,请帮助我。”

当我走出来时,出现了激动人心的景象,太阳冲破了黑压压的云层,广场已是一片斑驳的光彩,斑斓的色彩了。

仅仅只是这样子,我的困惑就如此奇异地解决掉了。而为解决这种复杂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理性学家们看来绝对又是一个个美丽的巧合。

在此后的两星期里,再也没出现过什么让我困惑的问题了。

但对于我来讲真正了解上帝,那一天仅仅是个开始。仅仅是很偶然的一个祈愿而已。祈祷并不是一个自动售货机,你把

你的需要投进去,恩赐便哗哗地从底部出来。我们祈祷,但我们同时也为他人祈祷,甚至更经常的,为我们已经得到的恩赐而祈祷感谢。除了其他每一件事,每一天,在无尽的幸福中,在交流的聚会里,在与父联系时,我们都祈祷,不为什么,只为了了解他的愉悦。

祈祷之时,就是上帝所在之地。

祈祷之后,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朋友。

即使在这种深远的宁静里你的心依旧是热情活跃的。你的好心不再仅仅驱使你送支票给慈善机构;我会因自己的奢侈而内疚。这些种种慈善的赠与是必须却永远也不会够的。我们还应顺天性愉悦我们自己,而且,当我们认识到上帝之后,就会被亲自服务于他的渴望所充盈。有了上帝,我们便有了爱,我们便学会了爱。食不果腹的人,病入膏肓的人,孤苦伶仃的人,衣不蔽体的人,无屏无护的人,都会有出路的,我们用双手拥他们入怀,分享自己因上帝而得到的温暖。

半个世纪的千万次里,我的信仰和上帝伴我走在人生旅途中,随我上公车,让我牵起乞丐的手,使我挺起腰板维护正义。它就在我的臂弯里,与我肩并肩前行。前行了五十年,我才知天命。

可人生已沧桑……

黑暗之时

1958年圣诞节前六天，一个繁忙的星期五。我正在我的修理工具商店里忙这忙那，以便圣诞节里我能和家人安安心心呆在一起。突然，有电话打来，告诉我我5岁的孩子被车撞了。

我赶到那儿时，有一群人围着他，他们给我让出一条道来。克瑞哥躺在路中间，他那棕色的卷发竟然还没有弄乱，一卷一卷，活泼泼的，可他却动不了了。

下午，他便死在了儿童医院里。

事件就发生在学校的交叉口上。有很多目击者。他们告诉我克瑞哥一直站在边上等着，直到一个交通巡逻警挥手示意可以穿行。克瑞哥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妈妈在你上幼儿园时就一再叮嘱你“没有信号不过马路！”你一点也没忘记。

见到信号后，克瑞哥走到了马路上。这时迎面飞驰过来一辆车，巡逻警大喊着，挥舞着手，逃开了去。可这车并没有停下来……

妻子克瑞斯和我一起从医院驱车回家，经过为圣诞节而装饰起来的五彩缤纷的大街，怎么也不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还没到晚上，我坐在那一张已不能再用的床上，失声痛哭，不是因为这张空空的小床，而是那一种失落，那一个已失去知觉的小生命。克瑞斯和我彻夜未眠，我向挚爱的上帝寻求能

指点迷津的启示,但除了夜,什么也没有。

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对未来就失去了期望。父亲过去常常说他的整个童年没有感受过一点点温情或慈爱。父亲是个孤儿,在19世纪的德国这片曾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土地上长大。孤儿在当时就像今天出租机器一样出租给农民,那种对待远不是你能想得到的。童年种种悲惨的经历,使父亲最终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人,把生命当作走向坟墓的一段多余又痛苦的荆棘路。

他娶了另一个孤儿,紧接着他们的孩子也一个个出世了,然后他们决定移居到美国。父亲在一艘船上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纽约港口他上了岸,留在了西西里提这个有许多德国人定居的地方。他做每一份他能找到的工作,一年半后,便有了足够的钱把家小接过来。

还在船上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感染了猩红热;她们死在了爱丽丝岛。而母亲仿佛也随她们死去了,因为从那时起,她对生活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与爱心。我就在这样一个冷冰冰的家里长大,没有欢笑,没有信仰。

在我结婚后,我下定决心不让这种阴影落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克瑞斯和我有了四个孩子:戴安娜,迈克,克瑞哥和茹斯·卡罗。而克瑞哥的降临驱散了我童年的阴霾,使我明白这是一个精彩而充满希望的世界。还是小婴儿的时候,他对围在他摇篮边的每一个人都漾出他那灿烂的笑容。当我们去别人家拜访时,3岁的克瑞哥就会跑到女主人那儿去,奶声奶气地说“你家的房子好漂亮哎!”如果他收到礼物,他会感动得流泪,然后把礼物送给想要的孩子。星期天早晨当克瑞斯穿戴一新要去参加合唱时,克瑞哥总忘不了发出几声啧啧赞叹“你可真漂亮哎”。

而这样的一个孩子却死了,星期五晚上我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想着,生命就像是烛花一样一闪就逝去了,没有遗留一点光

迹,就这么毫无意义地走了一遭。而对上帝的信仰也只不过是
一种自我幻觉罢了。第二天早晨,我的失望和无助驱使我找到
一个靶子宣泄,一股盲目的仇恨喷向给我们带来灾难的人。那
天早晨,警察把肇事者带到了我们面前,一个 15 岁的男孩,乔
治·威廉姆斯。

据警察了解,他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他的妈妈晚上上
班白天睡觉。星期五,他逃学,在妈妈还睡着的时候偷了她的车
钥匙,开车到街上闲逛。我所有无名的怨火都集中在这个名叫
乔治·威廉姆斯的人身上。我给律师打电话,要求他务必让威廉
姆斯受到应有的惩罚,接受成年人的判决,因为青少年法庭远远
不够。

不久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了我人生观的事。我解释不清
楚,也只能大体描述出一点。

一切就发生在那么两步之间。星期六深夜,我双手抱着头
在卧室外面的客厅里踱来踱去,我头晕脑涨,感觉非常累非常
累,“哦,上帝,”我祈祷,“告诉我为什么!”

这时,在我的脚举起就要放下之间,我的生命发生了剧变。
呼吸时所有怨气也一口一口呼出,腾出来的心迅速间被爱和欢
乐充满,这种感觉如此强烈近于一种痛苦。

一些人把这称为“上帝的存在”。我当然知道这话,但我总
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抽象的理念上的想法而已。我从未想过这是
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正在用他的爱充盈这小小的空间。

也就在这突然间,我如坠云雾。感觉有一道光冲出来,哗的
天就亮了。我眯着眼,看着这奇异的光。仇恨,悲伤,怨恨,愤怒
——我实在无法摆脱的这一切——像黑夜中的鬼魂,在清晨的
阳光照射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也就在这时,我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我变成了两个

人。有了一个千里之外能与冥冥相通的自己。我试图记住这一切,但所发生的又绝不是周围的琐屑小事,这个答案广泛得远非能用我的理智思考清楚。但也正是在这种非逻辑的心态下,问题就解决了。也就在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克瑞哥会离开我们。虽然我不能见到他也不能碰到他,但我们依旧心心相印。他懂事多了,以至于我倒像一个小孩子,而他像一个男子汉。他那么忙,忙得不可想象,我根本无须过问,也不是我问得了的事,我依旧还在人世间,做人间的事。

我恍然大悟:生命原本很简单!思潮迭起之时迸出来的那一段话还萦绕心头:“生命就像学校的一个年级,在这一级里我们仅用学好一课;学会建立爱的关系。”

“哦,克瑞哥,”我想。“小克瑞哥,你学得多快,你的进步又如此之大,你仅只用了五年时间就毕了业。”

我不知我站在那儿站了多久。也许根本就没有了时间的概念。当我推开卧室的门时,克瑞斯还坐在床上。不读书,不做事,只盯着她的前方,自那个星期五下午后,仿佛她便有了很多很多时间。

我想当时我的脸上一定有了什么变化,她的眼睛缓缓转向我,轻轻叹了一口气,坐直了。我开始说话,颤抖的声音,偶尔发一声笑——想缓和缓和气氛,急急的语调又试图想说得清楚,这个世界并不偶然的,生命总会意味着什么,人世间的悲剧并不是结果,围绕着我们那种种未竟的事业是一个目的的部分,这个目的也绝不是我们个人意义上的希望。

“今晚,”我说,“克瑞哥不再需要我们了,但其他人很需要。圣诞节快到了。乔治·威廉姆斯也许在青少年拘留所里,并不会有圣诞礼物,除非我们送给他。”

克瑞斯静静地听着,没有动,只盯着我。突然她放声大哭。

“对啊，”她哽咽着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这是克瑞哥死后，我们能做的第一件好事。”

事实也证明我们做对了。乔治已经是一个有理性但又很迷茫也非常孤独的大男孩，他需要爸爸正如我需要儿子一样。圣诞节那天，他得到了礼物，他母亲也得到了克瑞斯做的一大盒精美的小甜饼。我们要求释放他，几天后，这间屋子变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毕业后，他到商店里帮我的忙，与我们入席共同进餐，就像是我们的儿子，戴安娜、迈克和茹斯·卡罗的大哥哥一样。

不仅仅对乔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次感悟影响了我生命中每一个细节，比如在我做生意的方法上，对朋友对陌生人的态度上等等。过去我一直不能承受人间至喜，因为我担心这种至喜之后将是大悲。但现在无论前方怎样，我相信我不会再坠落深渊。无论无休无止的寒风怎么一次次吹开我的心门，我依旧展开我的欢颜笑对这一天风雨。

生命决定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要跟着上帝走？我爱做什么，我就高兴做什么。你竟说这是犯罪——我说它呀就是快乐。生活就要这样依我而活，而快活。”

即使他们嘴上不说，脸上也会这样子写着，心里也会这样子嘀咕。

在罪中求乐——仅能一时。心底里总会有那阵阵的绞痛和那隐隐的不安。

一位在东部大城市里任公司经理的 69 岁老头曾对我说：“我有 5000 万资产和我想有的一切——可我还是这个城市里最悲戚的人。”

还有一个在好莱坞里响当当的人物，这个高大，壮实，势利的家伙，也用不同的语言说了相同的话。他承认他的生活无聊，空虚得一塌糊涂。

这两个典型的人物说了——一个并不典型的事实：财富和名誉并不是生命的全部。其实千万大众也会有此同感。撒谎和隐瞒并不能为他们掩盖真相——因为他们的想法是阴晦的，他们的行为是上帝所不悦的，他们的心灵也不会得到片刻的安宁。为了扫除这心灵的垃圾，得到一片干净的心空，他们需要注入一股奋发向上的精神血液。

吉姆瓦斯是二战后的一名电子技术技师。有几年他受雇于东海岸的几家大赌场里。用他那敲打剪接的技术赚了不少钱。

在洛杉矶的一个晚上，吉姆要去圣路易斯办一件很重要的事，临上飞机前，还有一点时间，便到我们的教友会里消磨。他站在大厅后面，表情冷漠。这时，有人号召大家往前一点以便做祷告，旁边一个文文静静的人拍了拍大吉姆的肩膀。

“你可以跟我一起往前走吗？”

吉姆瓦斯压低声音说：“别烦老子，不然我敲碎你的脑袋。”

这个人也毫不示弱，“你可以做你想对我做的任何事，”他不紧不慢地说，“但在你和上帝之间，这是不义的。”

吉姆瓦斯的心咯噔了一下。他的脸因为激动而扭曲，他大阔步地走到了前台。当时就决定打破他那陈旧的生活，融入教友的圈子里，体味真情。

今天，他成了热忱服务于上帝的一名志愿者。

吉姆瓦斯后来得知，有一个意欲枪杀他的人那晚一直在圣路易斯守候他，而他却因为那闪过的念头而错过了那趟飞机。

这种上帝引导个人的例子多多少少有点扣人心弦。实际上，千百个男人女人也有过这种再生的经历，只是少了一点这种戏剧效果而已。

“但，”一些人问，“你再生的意思是什么？”

再生，意为神圣的生命注入人的灵魂。上帝意欲以此使你开始新生，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灵光抚过的天空之下。而再生的两个条件则是对上帝你全心的悔悟，对救世主你忠诚的信仰。

我们的教友会以家族和家庭为多，常常是整个家庭一起前来做祷告。

有一对夫妇，离了婚，有一天，各自去参加一个教友会。他

走在街的这头，她走在街的那头，他们相遇了，面对面站着，惊喜万分，拉起对方的手，泪水盈眶……

当我们收到当地教会的热情邀请后，便聚会在这些大城市小城镇里，呆上四到八个星期。这种聚会的影响在于依靠教会的空间便利，让教友与我们齐心协力，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对上帝的爱。

我们以此荣耀上帝，我们因此而激动振奋。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不断地祈祷，祈愿我们能以一芥心志荣耀上帝，帮助他，在并不为晚的时候里，呼唤游失的孩子归家。

如果你不相信，你怀疑，你漠然，我想我能理解你此心此境。我也走过你的心程。如果你以为你自己软弱恹恹，让我告诉你，许多如你甚至不如你的人，现在却成为服务于上帝的最热情强壮的志愿者。圣经里说力量出自于嫩花柔荑。

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那是早在1934年的北卡洛林那的夏罗特市，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16岁少年，尽管瘦精精的却雄心勃勃想成为棒球主力队员。而最不愿意的是做传教士。

第一个晚上，我缩在一个肥胖的女人那宽大如天空般的帽子下。仍清晰地记得当时，那阵阵的松香一浪一浪地掠过我的鼻尖……有一股奇怪的心潮在我心里翻腾，使我在那瞬间顿悟了基督。虽然我的家庭是一个基督世家，但在十多岁这稚心无羁的年代里我对它是不屑一顾的。第二个晚上，我却坐在了中间，热情洋溢地对答种种询问。你因拥有基督而知足吗？假如成为修道士你会依旧快活吗？谁将成为你信念的守护者？为什么我不能不假思索地做出抉择呢？

所有这些问题根源于个人小我的自大。直到我公开表白心甘情愿做上帝勤劳的仆人之时，上帝那一刻才真正进入我的心

灵之门。虽然不会是传教士，当时我心里还这样说。

几个月后，接连参加过几次基督祈祷会，我便决定以传教为终身之志了。

为了赚够钱去读神学院，我花了整整一个夏天去卖刷子。这次经历使我大悟：不管你在卖刷子还是信仰上帝，若你心中不燃烧着一团热诚与自信的焰火，你依旧如死灰一样。

18岁时被一个女孩子抛弃的经历深深刺痛了我，当时，这女孩说我未老先老，不可能把生活燃烧如炽。在经过长期而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我决定今生就踏踏实实做好一件事——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上帝。

在上佛罗里达的神学院期间，一开始我在附近的小树林里练习传教。几乎每天我都躲入这片沼泽地，将笔记本放在树枝上，对着唧唧喳喳的小鸟喃喃传福音，凶猛的鳄鱼，蹦蹦的青蛙和这蓝天白云下的一切都在倾听……

曾困扰过无数有志于为上帝工作的人的问题，这时也困扰到了我头上：“我怎么知道上帝悦我如此？”

我得到答案的惟一办法就是祈祷。“上帝，”我说，“如果你悦于我传教，请给我一方讲台。”

就在当天，有一个人找到我，对我说，他听过我的传教，问我是否愿意在当天晚上的路边福音会里布道。祈愿成真——这就是回答——我由此开始了我传教的生涯。

今天，有一个一直愤世嫉俗的人问我——“怎样从上帝那儿算计报酬？”“如果我改心归教，上帝会给我什么？”——我正词以告上帝会给我什么：

他宽恕我的罪；使我的心灵祥和；他驱散我惧死的阴霾；使我的创造之力蓬勃而出。但，比我从他那儿拱手接过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从此可以为他勤勉不懈，达我心志了。

空中来风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马上就要离开德州的家去肯尼迪角参加1968年的登月行动。我悠然地步入我们的小主教派教会会长的书斋。打算像以往许多次那样,请假不参加圣诞夜的诵经课。

“嗨,先生,你情愿做别的事也不愿去诵经,甚至宁愿去月球,是吧?”一个职业诵经者告诉我。

“可不能让他这么便宜就逃脱了,他在宇宙飞船上也得诵经。”另一个说。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我知道我们的会长詹姆士·博克纳神父当晚要以和平为主题布道。假如我们恰巧在他布道结束时发来一个信息——一个为和平祈祷的信息,那该多棒!

但我们马上就遇到难题了。我们的飞行计划中规定了几段从月球到地球的电视传播时间,但没有一个与圣诞前夜仪式相吻合的。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的话,做仪式的时候我们正好会在月球的背面,完全与地球脱离联系。

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我在飞船里开始绕月球飞行时朗读一段为和平的祈祷,然后让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测竿接受信息,传到教堂。詹姆士·博克纳神父录下录音,在仪式结束时播放。

就这样说定了。前往肯尼迪角的日子到了。我们告别家人

起程上路。但随着时间的移去,我渐渐感到不安。我想这事想得越多,就越担心这段和平祈祷只给我自己的教堂是不是范围太窄了。那好几千呆在基地不去教堂的人怎么办呢?比尔是个天主教徒。吉姆虽然跟我一样是圣公会会员,但去的是另一个教堂。于是我跟另一个宇航员商议,让祈祷的范围更广一些。

有天晚上,在肯尼迪角我们正准备就寝,我对比尔和吉姆说:“你想到过吗?圣诞前夜会有10亿人看着我们呢!想想,我们该怎样才能使那个夜晚更不同寻常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让他们尽可能多提建议。比如说,比尔·安德斯建议我们读一个传统的圣诞故事。但那不就把非基督徒排除在外了么?那几天晚上我打电话给许多值得信赖的朋友。我打电话给发射地,给华盛顿,给家里,问我的妻子苏珊和两个儿子的意见。

最后有一个人——他要求隐去他的名字——想出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主意,为什么不读上帝造人的故事?

“创世纪”显然是首选了。吉姆,比尔和其他预备队员都表示赞同。然后,我照例在晚上挂了个电话到休斯敦家里,妻子也同意了。

我乐意为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的原因之一是这儿几乎没有审查制度。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应该说什么或不该说什么。不过,出于礼貌起见,我还是想跟局里的头乔治·米勒博士和罗伯特·吉尔罗斯博士谈了我们的想法。第二天吃中饭时,我抽出一张纸条,上面写上了“创世纪”中的前十句,跟他解释了我的想法。

吉尔罗斯博士说:“我们正在猜测你们会想出什么样的点子呢,这可是个好主意。”

于是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了。

吉姆,比尔和我决定各自带上一本圣经小册子。但问题出来了。圣经是用易燃的材料做的,必须得用一种特殊的防火塑料重新装帧,而那样的话就很难够着了。如果把圣经直接打在飞行计划里,不就解决了么?记载飞行计划的纸是用防火材料制成的,这样一来,把朗读上帝造人故事用电视转播出来就很容易了。

就这样,人类第二次月球之旅的正式记录中加入了“创世纪”中开头十句话。吉姆,比尔和我把这个信息和和平祈祷一起带上了飞船,我会在环月飞行中把它发给在圣·克里斯托弗的人们。

1968年12月21日7点01分,飞行开始,由于数千人的共同努力,飞行非常顺利。祈祷即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竟有许多的人告诉我他们会同时祈祷,这让我惊喜不已。

我们到达了月球,开始了环月飞行,大约有一个小时我们处在月球的背面,完全是在黑暗中缓缓升起。当我们最后一次飞到月球背面时,飞行时刻表提醒我们朗读“创世纪”的时间到了。当我们重又回到寂静,刚好按时完成这一“创世纪”的使命。

至少,我们觉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我们返回时,发现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我们朗读“创世纪”。

特别是有个妇女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认为宇航员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观点。还有一些人持同样的观点。我们收到了三十四封抗议信。但很有意思的是同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将近一百万封信赞扬我们这一富有意义的举措。

有一男子写信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刑满释放者。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可当他听说有人反对我们在月球上读圣经的举动时,他以一种极富戏剧性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支持:告诉全世界的人他那不为人知的历史。

另有一封是古阿特马拉主教写来的信，感谢我们朗读了这段选自旧约的话。

我们同时还收到了许多从没去过教堂的人的来信，他们告诉我们这次活动极富意义。

人类第一次月球之旅已成为历史。飞行时刻表将在史密斯·索尼亚研究所结束。这样，我希望这一文件，与朗读“创世纪”一起成为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我希望这一历史性的记录不时让我们想起当我们绕过月球阴冷的背后，看见地球一点点从黑暗中升起，那一种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

于我而言，这样的时间安排实在是完善极了，几分钟后我们倾听了“创世纪”的故事。真的，或许正是从那片黑暗中孕育出了我们崭新的地球。

婚姻价值

我说过,“爱”是人类的信仰。是的,爱是人类惟一的信仰。

所有的爱都有着善的一致,它们起着引导人类和抚慰人类心灵的伟大作用。对全体人类的爱是仁爱,对家人的爱是亲情之爱,对朋友同事的爱是友爱,对“情人”的爱是爱情。

在这些爱中,仁爱范围最广,它要求的是“无条件”的爱;爱情最狭,它的产生只限于两个最相恋的人中间。但是,没有爱情,所有的爱始终是有巨大缺陷的,拥有了爱情,才有完全的人生,才有最精彩的人生。

每个人走着不同的爱情道路,这一切都是在无穷变化的。但无论如何,这其中也必定有种恒定的力量在维持着、发展着这一切。

很多人曾经失去过爱,并且那爱正在消逝着,我也是这样。所幸的是,那些让人不快的往事都已经过去,现在我正过着一种幸福而向上的新生活。

在1965年的11月,我花了100万美元“买”回了自己的婚姻。

放弃钱财是一个梦想的结束。还记得,我曾经是多么多么地渴望做一个百万富翁。以前,常常跟着父亲到他那乡村杂货店里送货。父亲总带着欣羡的眼光看着面前的农场说:“瞧瞧,

孩子,这个人就要变成百万富翁了。”

或者,当某一位顾客带着什么东西推开商店的门走进来时,父亲就会压低嗓门说:“啧啧,儿子,做这个东西的人可发了。”

父亲是佃农的儿子,钱对他就尤为重要,毕竟钱在某种程度上说只对缺少者有用。受爸爸的影响,还在读阿拉巴马大学时,我就千方百计地想着赚钱。

在大学里,我碰到一个叫莫瑞迪斯的学生。我们畅谈了一宿,才发现在对美元的爱好上我们竟有如此投缘之处。一拍即合,便合伙倒腾起生意来。

由于还是在校学生,我们也只能在学生堆里倒腾什么小装饰品,校园电话本,甚至生日蛋糕等等小东西,就这样小分小厘地倒腾出来,到毕业时我们没有欠学校一分钱,赚了 25000 美元。

毕业后,我们又合伙开了专门办理邮购业务的富勒迪斯公司。还记得开张的第一天,一回家我就在日记本里奋笔疾书:“30 岁我一定要成为百万富翁。”

我就这样子孜孜不倦地去做,可就在这孜孜不倦中,我几乎穷得只剩下钱,差一点就要失去生命中的另一半:我的妻子。

琳达和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结的婚。毕业后,她便跟着我到奥珂拉霍莫的伏特司勒地区服役,服役时间很短。在那儿,就靠我微薄的军队补贴生活,开的是一辆破旧的老爷车,住的是两小间租来的房子,但我们非常快活,这样子快活了六个月,我们回到了蒙特哥迈瑞。回来的这一天,也许就是我抛弃妻子的开始。

其实也不是抛弃意义上的抛弃,但确实确实有点像:我离开了琳达而一心扑在了我的业务上。

在蒙特哥迈瑞的第一天,我带着强烈的责任感想着,这下,

我可要一门心思地想着赚钱了。很多时日，莫瑞和我早出晚归，家是夜色中的家，妻子是星光下的妻子。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我们成为美国最大的烹调书籍发行商。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还要走多远，似乎永无止境，只有一天一天这样子继续埋头苦干。

当然，家庭危机也开始稍露端倪，我却毫无知觉。一天，我提前回家吃晚饭。“哦，爸爸！”我儿子，克瑞斯，高兴得像小猴子一样跳上来环抱起我，稚声稚气地说：“爸爸，你回来了，真好，可把我想坏了。”

回家？我根本就没去其他地方呀！

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很突然的，我收到了我生命中最好的消息和最坏的消息。如此巧合，使我在措手不及中面临了人生最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也许上帝就希望你能在他的这种安排下对自己的生活原则有明确而迅急地表态。

那是1964年的秋天，这是一个收获也是辉煌就要结束的季节。我们公司的财务主管满面春风地推门进来。她把一叠表格摊在办公桌上：“恭喜你，富勒先生，今天，你成为百万富翁了。”

我盯着这些表格上的数字，等着梦想成真的大喜涌上来。但没有，等财务主管刚一转身我就抓起身边的纸再次奋笔疾书：“下一个目标：一千万。”

两星期后，琳达从这道门走进来。我正在对员工部署计划，忙得没来得及多扫她几眼。

“结束了。”琳达说。

我没反应过来，琳达又重复了一遍。我站起来，走过去，轻轻将她抱住，柔声问出了什么麻烦。琳达只简单地重复了一遍，“我们的婚姻死了。”

我们开着林肯车慢慢地驶在阿拉巴马的乡村小道上，谈了

一个多小时试图沟通。但我们之间已失去了原有的灵犀。琳达只在结结巴巴地重复，而我则紧张地追问：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琳达说她打算去纽约。以前，我带着琳达曾一起到纽约做过生意，当时参加了百老汇大街的基督教联合会，听了罗瑞司·达金博士的布道。“我想去找达金博士谈一次。”琳达说，“我得好好想想了。如果我对你说什么，我会给你电话的。”

第二天，她走了。

虽然我很少跟她在一起，但她走后，我的心连同这房子都变得空荡荡的，有一种逼人的哀伤。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照顾孩子们，但他们显然被我突然的转变搞混了，全都失去了往日的调皮，变得羞羞答答。在办公室里我可以给各部门的头开一个星期的会，但在家里我却不能轻松打发掉晚上一个又一个小时。最后，我不得不认真想想这事的前前后后，才意识到我们婚姻的这个小裂缝其实是一个将要崩溃的开始。而导火索是我，因为无论在家里，还是拜访朋友，甚至在教堂里，我总是心不在焉，我在想着销售业绩，盘算着如何发展，斟酌着一封措辞委婉的信。

为了明天的目标，我浪费了今天。人总在追逐着前方的光华而忽视了沿路的风景，等反应过来时，好景已不在。这个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反反复复问自己，如果我全盘放弃会如何？如果琳达和我重新再从小房间开始，重新再开上那辆老爷车，甚至再重新认识一次，一切又如何？这个想法逼得我彻夜难眠。

终于，琳达给我打电话了，那声音从遥远的纽约传来，怦然落进我心里。“你能在星期二来这儿吗？”

我如期到达，下榻于曼哈顿宾馆，那一晚我和琳达心口不知堵了什么东西，竟然无言以对，恍如刚入学的孩子，一切是那么

陌生,自己又那么胆怯。我们决定去看一部电影,也许是来自冥冥的感召,琳达不经意间竟选了一部《一切不为晚》。还站在门厅的时候,她哭起来。

“我们还是出去吧。”

漫步在五彩缤纷的第五大街,11月的冷风飕飕袭来,我们不得不高高竖起领子。琳达还在抽抽搭搭,我们只好站在一道门檐下,将这么多年家里的对对错错抖落了一遍,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这么滑过去了,天已经变得很冷很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冷,我叫住一辆的士起程回旅馆。

在出租车温暖的小空间里,望着窗外大街上斑斓的霓虹幻化的光影从我身边一晃而过,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缓缓升起,仿佛上帝的声音从心外传来:“麦拉德,为什么不听天定命?”——从这一刻开始,生活的小船开始荡出旋涡。

进了房间,我对琳达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也能够做的就是从头开始再重新选择一次生活。我们抛弃了上帝那么久,所以都找不到家了。可如果我们舍得放弃现在的生活,我们依旧可以从头开始。”

我抓起电话,拨通了达金博士。这时已是午夜了,午夜下的街还是那么五彩缤纷。

“打搅了,达金博士,是这样的,刚刚我对琳达和——上帝起誓,我,我决定,卖掉公司,并且放弃所有财产——所有。”我特意咬了咬最后两个字的音。

“麦拉德……”琳达惊喜的脸上是盈满泪水的眼。

“现在,我们回到了上帝身边。一切听天定命。”

“哦!麦拉德,”琳达使劲点点头,“那也是我一直想做的。”

那一个晚上,那个尘世五彩缤纷的晚上,我的人生开始转弯。我把我公司的股份卖给了莫瑞。也卖了很多私人财产——

两部车,房子,湖上的小船,快艇,所有的马和那小块美丽的小田园,我们曾打算花 15 万美元在上面建一栋房子。钱捐给了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

一晃眼已是四年了,这四年里,我们得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快乐。我们又有了一个孩子,琳达在我们的小公寓里忙乎,而我也忙乎于我的新工作等等。有一点点不同,我的新工作也是琳达的老工作:我与她一起共同忙乎于照料孩子。同时我也在做一些我最喜欢的事:赚钱,但,却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我依旧很忙,但很奇怪的,却有了更多的闲心。我的闲心使我的心灵有了空间与琳达息息相通。也是这份闲心使我们重温新婚,而上帝是我们的主婚人。

许多朋友迷惑不解,“嗨,你有必要放弃那么多吗?而且你既然做出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又不建议别人也这样?”

确确实实我没有。我始终认为没有必要去要求一个热衷于权财的人放弃他苦心经营的一切,也没有必要断绝尘世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以亲身所历告之:我放弃百万家产的这天,就是我成为富有者的开始。

抓住我的手，望前看

新奥尔良的人没有谁会特别在意 1960 年 11 月 14 日这个日子。但我们深深地记住了它：这一天，联邦法院允许黑人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当时，种族隔离已经在很多地方取消了——公共汽车，公园，路易斯安那州大学——而这些都在不是很紧张的气氛下顺利进行。

但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形势不妙。有一些人发起一场签名行动，表明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取消隔离制度学校的决心。我妻子、戴茜早在 11 月份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就碰到了麻烦，而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戴茜时不时卖一些化妆品、珠宝，那天她正给邻居看新目录，这种请愿书就传到了她手上。

“不，”戴茜说，“我不签，我想这是不对的。”

这位妇人哗的把书合起来，“我想，你最好还是走吧。”邻居的友谊，两美元的销售额就这样的在戴茜的信念之下泡了汤。

11 月 14 日，星期一早晨，戴茜和小罗拉站在门边送六个孩子上学，其中，雅兰达，我们倒数第二个孩子，要去穿过三个街区的威廉姆·弗朗斯学校。当戴茜看着她蹦蹦跳跳地消失在街那头时，她并不知道另一个 6 岁的孩子，茹比·布瑞吉也向弗朗斯学校走去。茹比是个黑人。

我出去上班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消息。这个麻烦其实是害

怕麻烦的麻烦。母亲们一听到茹比去上学,立即蜂拥到学校把孩子领回家。

第二天,戴茜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口送雅兰达上学。

谁都没说话。

昨天晚上在厨房里我们就这事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戴茜近几年已经成为教会学校里严于律己的好学生。“如果你不把你的信念付诸实践,那么坚守信念又有什么用呢?”在锅里的水快烧干的时候我把手放在戴茜的肩头上,轻拍了两下,点点头。

那天,戴茜陪着雅兰达去上学。在学校对面的街道上站着一排母亲。“雅迪,”戴茜轻轻说,“如果这些人对你说什么,你别理睬,只要紧紧抓住我的手,一直望前看。”

这些人已经叫嚣起来。“嗨,戴茜!你要去哪儿呀?”

几个人穿过街道向她们逼近。其中一个发出猫似的尖叫:“瞧瞧,这白黑鬼!”

戴茜和雅迪转进了校园,把这些女人甩在了后面。她们走进凯小姐的办公室的时候,外面的叫声还回荡在大厅,一浪一浪的。“啊!”这个老师欢喜地叫道,“嗨,雅迪,很高兴你能来,过来,坐在这儿,别靠近窗子……”

当戴茜离开学校的时候,人群还在那儿等着。一路上,她们用恶毒的语言威胁攻击戴茜。戴茜一回到公寓,便瘫在了椅子上。鼓着勇气做完事后才感觉到那种深深的恐惧。

但戴茜还是坚持了三个星期。她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很简单,她从未回过头。

这就是我的妻子。当她坚信自己是对的,她就会紧盯着前方仿佛看着面前的上帝一样,她就这样子走下去,走下去,追求着前方的曙光……

我过去一直以为这种雄心壮志只属于象牙塔里的人们。而

不是我的妻，这个平常的戴茜。但，她就带着这么一股子劲走出家门，穿过三个街道，到达费朗斯小学校。

“你怎么能忍受这一切？”有一个晚上我问了她一句。

“吉姆，如果我看到她们的脸，我也不能够，如果我把这些愤怒卑鄙的一切看在眼里，我也会停下来放弃。但，我心里一直想，这一切只是表面上的。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内心里还是善良的，我望前看，就看不到人们的恶，但我能记住世间的善。”

这是多么奇怪的想法却又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它引导着戴茜走过向她扔臭鸡蛋的街道，忍受着扔进我们卧室的石子儿的攻击，笑着面对冲上来打她的女人。

但让人高兴的是，有一天，一个邻居对戴茜说她愿意加入这个两人行，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四个两大两小的人就这样走在了这一群愤怒的妇女当中。

她们倒没碰到多少麻烦。但下午回家的时候，我们的邻居忘了，她转头看一眼，她的脚步凝住了。她看到了四十个捏紧拳头恶狠狠地挥舞着的妇女那凶神恶煞般的脸。她退却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压力一天强似一天。戴茜，开始怕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家庭。因为越来越多的石子朝家里扔来。我们不得不在窗子上挂起厚厚的毯子，整天生活在一种孤立无助的阴影之中。戴茜和我也受到了威胁；我们失去了朋友；稍大一点的孩子不得不呆在厨房里听收音机。如果你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没有朋友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每一个朋友，爸爸，每一个朋友都不跟我讲话。”孩子心情阴郁地对我诉说道。

我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我早上去工作时，每一个人——除了一个，上帝保佑他——都移到了屋子的另一边。而且我还被降级了。一天我被叫到头儿的办公室：“刚刚来了两个电话，盖布瑞利。你的小女儿遭到枪击。”

我冲出门，跳上一辆的士，飞驰赶回家。发现雅迪正在屋里玩。只是一个恶作剧。我不知我还能坚持多久，一切在为我所不能控制的方向发展着。

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三。当戴茜和雅兰达离开学校，他们迎面碰到了一群人。戴茜的心紧缩起来。面对着这一群人的叫嚣，戴茜还是守着心里的一方净土。她提醒雅迪一直看着前方，别回头。

小雅迪忘了。半途中，她回头了。戴茜感到握在手里的那只小手顿时紧张起来。“不要怕，宝贝，啊？”她不停地安慰着。

但雅兰达还是看到了这些因愤怒而扭曲了的脸。一回到家，她便哭了，她再也不能从脑子里抹去这些脸了。她拉着妈妈不愿松开，一晚上都不肯睡觉。

成年人可以挺身面对种种风雨，却不能强迫不经事的孩子陪着淋雨。但值得高兴的是，我们走时已经有十个孩子在学校里读书了。一个午夜，我们悄悄而伤感地搬离了戴茜居住了三十五年的小镇。把家具都留在了原来的公寓里。

我们搬到了诺霍达岛上的森特达里小镇。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从锅碗瓢盆到朋友都是新的，对于戴茜所坚守的一切值吗？

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听说新奥尔良学校委员会选出来的人是这股恶势力的强硬对手。不久，便有信写来，代表大众的呼声感谢戴茜所做的一切。

但尤为重要的也许是一个单身邻居的行为。这个人使我们感到为上帝而为，永远不会孤军奋战。此地灭下去了，彼地又燃烧起来。

这个人以前与我们同住一栋楼。但我们知之甚少。我们走后，他牵着儿子的手走过戴茜走过的门，穿过戴茜穿过的人群，听着戴茜听过的辱骂，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了，义无反顾……

我心如水

一大早我就被一个怒气冲冲的老头叫醒了。他喊着他的妻子就要死了，是我的药把她害得这么惨的。我慢慢坐起来，试图从混沌中醒过来。我昨晚忙着给一个被老虎抓伤了的小孩子做眼部手术而整夜没有睡觉。我刚上床还不到一个小时。

我跟着这脚步踉跄的老头到了急诊室，他妻子蹲伏在那儿。我还记得，两星期前，我从她的脖子上取下一个大瘤子，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使手术不受感染：消过毒的仪器，消过毒的手，麻醉剂，无菌白罩衣。但现在，在苍白的灯下我却看到绷带周围有一圈青紫的线条，很明显已经受到感染了。

我急忙打开病人的衣服。比这还糟的是，这女人的皮肤下面有一团腐烂的黑糊糊的东西。我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点点，是腐烂了的蝙蝠翅膀。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她丈夫，“这是，”他头一扬骄傲地说道，“放在那儿可以减轻她的痛苦。这是再好不过的了！瞧，这脖子多有血色。”

亏得有盘尼西尼和血浆，才使得她从丈夫殷勤的服侍下活了回来。但对于我，她仅只是今天我所诊治的 100 名患者中的第一位。当我正重新包扎着她的伤口时，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来看病，这孩子既不能坐正也看不见东西。“他平常都吃什么？”我问。你猜是什么，全都是米饭和水！难道一个孩

子就不能吃其他东西吗？

一个男士给我看了他手上一个轻微的抓伤，但拖得太久了已经感染，我不得不告诉他恐怕他要失去这只手了。一个满眼忧郁的女人忧心忡忡地问我能不能使她生育孩子。因为她曾经有十一个小孩，全都死去了，瞧瞧我的药瓶有没有什么神奇的药可以使她下一个孩子存活。

为什么我的大半生时间都与这些伤痛的人在一起呢？我想最好的回答是，我的生活被助人为乐的愿望所燃烧——这可能是最好的回答——但不是真心真意。

如果人有生存愿望，我想我的愿望恐怕只是逍遥悠哉于天伦之乐里，有很多的钱，有自己的马。去国外留学，或做一个钢琴演奏家。

这不是表面上的好时光。我们能从此心此境获得真正无比的快乐。我想也许是父亲的信念使然。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了我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世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祈祷，早上起来，坐下吃饭，吃完起身，上床睡觉，以及时不时的小聚会里。我最喜欢的祈祷是《基督登山训示录》。

当时我非常喜欢其中一段，它触及到了我的心灵深处。“受到护佑”就是“幸福”——我一直在想这就是幸福的原则。

但现在回想起来，应当是第二段，护佑那些悲伤的人……这对我来讲有特殊的含义。父亲已多次向我解释了“悲伤”这个词在圣经里的意思，并不是“不高兴”，很简单，他说就是“尘世间，体味苦难多于感知欢乐”。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人以什么来区分痛苦与欢乐呢？

即使最后我进了医学院，也并不因为被悲惨的人的悲惨打动，而是想将我的欢乐与他们分享。

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常在实习医院里碰到一些孤独的老

人。所以我买了一辆敞篷汽车——长长的很阔气的那种——一到周末,我便载着这些老人们去兜风。当我们从车里钻出来时,他们因这份新鲜而欣喜无比。如果你有快乐,你就与人分享——这就是我对幸福的定义。

要不是 1954 年 7 月的一个热得要命的早晨,也许我就会远离了这种生活。当我从医学院带着医生和海军上尉的衔号出来时,一切对我来讲是新鲜而陌生的。我们的军舰被派到西太平洋巡航,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想我该去哪儿,去麦索瑞吧,倒是一个养马的好地方。甚至在那天舰长宣布驶向越南北部的海湾去把难民运到塞肯时,我还在想该去哪儿好。

在海湾,一艘小船从海岸靠近我们,这是一只仅能容纳 100 人的小登陆船。但等靠近我们时我才看见上面竟坐了 1000 人,天哪,绝大多数都是小孩!

在波涛汹涌的海湾上,海浪一遍遍地刷过小船,在 115 度的高温下,大部分小孩虚弱不堪。现在他们就在我旁边,我想我也快晕过去了。有出水痘的,有患结核病的,有晚期癌症的,等等,甚至还有一些我根本叫不出名字来的病。这就是我对亚洲的第一印象。

当他们挣扎着爬上船,那种长期得不到清理的恶臭冲天而来。我想转身跑开,想大吐一场,想假装看不见这一切。

但我是船上惟一的医生,我收拾起我那可怜的工具:药瓶、针、棉布签,闭着眼睛,绝望得向面前如山般的苦难发起攻击。

但不久以后,一种奇怪的热情从心底油然而生。很显然这条断臂只消用小点的石膏便可消除痛苦!一点点维他命就可使这人站起来!这只发肿的手只需一把柳叶刀便可解决问题。我才反应过来,对于从未见过医生的人们来说,即便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新手也能带来奇迹。

几小时以后,我停下来,伸伸发酸的手臂,突然有了我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我是那么那么快活,第一次体味到这种无穷无尽、发自内心的愉悦。

我们又折回海湾去救助另一艘难民船。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治哮喘,百日咳和麻风病,而不是简单地把这种高传染性疾病运到塞肯。我在海岸上搭了一个临时医院,在他们上船前先救治一下。我自告奋勇去岸上工作一个月。但一停下来竟然与这群被世界遗忘了的 61 万个难民呆了九个月。

我曾经是迷恋敞篷汽车喜欢新衣服的大小伙子,而现在竟然整天穿着汗津津的卡其布大褂,留着两星期没剪的满脸胡须忙得团团转。带着愉悦,带着光荣的使命感,清洗已化脓多年的伤口,清洗病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竟从未洗过澡。

这次救援结束后,我回到了家。等结束了服役期和有了足够的钱我又回到了印度支那建了一个简陋的医院,在老挝与那些被疾病缠身的悲惨的人生活在一起,甚至教一个老挝老太太如何用肥皂洗手。

最近我收到了一个知道我生活目标的老教授的信,他问到“发生了什么事,为何你会变化如此?”

我回答:“不是变了,我始终如一,依旧是你的那个刚愎自负的学生。以前我从未想过除了个人幸福之外的任何东西,但现在我想到了,我见到了,我也去做了。”

耶稣登山训示我们的时候,指出某一天,那可实现的理想并不是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他只启示,他只努力去做,去解决他能碰到的事,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如果你很悲伤,你就努力去做,去帮助,不管努力多么微卑,一滴水也能滋润一粒土。——你将因此而快乐无比。滴水也显真情,也有真知,也能真乐。

我便是这滴水之情,滴水之知,滴水之乐的人。

凡心勿忧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日子，布朗克·瑞奇，这位多及尔的布鲁克林协会主席，邀请我参加棒球协会。这意味着如果我够格的话，我将是第一个参加比赛的黑人。

瑞奇先生的办公室非常大，只简单地摆了一点家具。有4幅镶了边的画挂在墙上。一幅是列欧·度诺奇的（多及尔的行政长官）歌德式镶金边相片。另一张是卡利·巴日特的近期肖像，他是此行业最有名气的球探。第三张是陈纳德将军。第四幅慈祥地对着我展开满是阳光的笑颜的，是亚布拉罕·林肯的肖像，这位具有悲剧色彩，而又令人起敬的总统先生一生追寻的就是：博爱……

这一天是1945年8月29日，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我们的海军登上了日本领土。天非常热，阳光透过百叶窗一个横条一个横条地投射进来，布鲁克林的蒙特圭大街的喧嚣混杂着波罗大厅外面的汽车尖叫也一个横条一个横条地穿梭进来。

办公桌后面是布朗克·瑞奇，这位高大，强壮，浓眉大眼的先生，现在，他那既像是父亲又像是老板的气质，透着一股要打破棒球主力队里肤色界线的锐气。

我对这个机会欣喜若狂。这是一个极富挑战力的机会。

但，我能行吗？

“瑞奇先生，”我说，“对于我们的民族和我来说，梦想就要变为现实，可种族歧视已在棒球主力队里存在了七十年。这意味着，对你，对我，对于我的种族和棒球队，前面或有不测风云。”

“不测风云？”瑞奇先生从他的舌尖滚出这话，仿佛他很喜欢这个字眼。“杰克，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坐火车时，我还是个小男孩。坐在旁边的是一对老夫妇，他们是第一次坐火车。我们正横穿洛基山脉。老头坐在窗子边往前眺望，突然，他对妻子惊呼，‘上帝，我们有危险了，我们正往悬崖上冲去，我们就要冲下去了！！’

“听着那车轮子的声音，此时，在我幼小的心里，仿佛也在重复‘危险，危险，危险……’，现在，可再没听过轮子会这样叫，但当时，确实是这样响着‘危险，危险，危险，’”瑞奇先生双手在胸前作轮子状地比划着，“可火车就在这当儿拐了一个弯，进了隧道，我们到了山的另一头。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不测风云’也不过如此。杰克，我们信赖上帝，就用他赐予我们的勇气迎战‘不测风云’。但你得学会审时度势，这样你才会变得聪明起来。”

这个小故事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子里。它帮助我越过了最后的一个又一个难关。我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感激的心情签了合同后暗暗发誓，我一定不负众望。

“上帝与我们同在，杰克，”瑞奇先生平静地说，“你知道圣经里怎么说吗？用美好圣洁的基督精神面对现实，明辨是非。虽然，我们不能出去大声宣扬，因为这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我们可以齐心协力，用我们的智慧与共同的信念迎战‘不测风云’”。

为了让我适应环境，第一年，瑞奇先生送我去布鲁克林协会乡村俱乐部。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我成了“不测风云”的导火

索。赛事前的热身赛被取消了，因为“肤色混杂”。虽然，官方另有一套托词。

一些队友开始怨恨我。我理解他们。要求他们没有种族问题困扰，心无所绊地去比赛，还尚需时日。我尽量塞住“兔子耳朵”，对一切怨声充耳不闻。

其实，所有运动员都有一个毛病，很在意球迷的唏嘘之声，何况我，一个嘴上无毛的青年？

我对我的一场漂亮战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代表蒙特瑞尔市去参加约瑟城举行的公开赛的时候。当时，压力很大，我紧张得不得了。但在比赛中，我接连击中四个球，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漂亮的开门红。

虽然随着赛事我参加了一场又一场滚动式的比赛，但球技却像3月的天时好时坏。但一直锲而不舍，我很清楚我必须坦然处理每一个变化。事事谨慎的结果无异于在一个人争强好胜的性情上安了一个控制器。

每一个运动员总会有怒气冲冲的时候，不过，爆发时像安了一个安全阀门，因而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一个情绪低落的击球手也许会闯入内野，用脚把球踢向一垒，以示他已击中这个投球。然后，裁判罚他出场，这气急败坏的运动员将帽子从头上拔出，狠狠地摔在地上，对着裁判咆哮着狂泻他压抑了好久的怨气。球迷们对这个队员的好恶得看他是主力队员呢，还是候补队员。而裁判也转过身去，置之不理。球员出完气后，跑回去一屁股坐下来，心也平了气也消了。这就是比赛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可不能用这种方式使性子。许多人便给我一个绰号叫“火山头”，并说这种脾气就是我们黑人不该参加棒球比赛的原因。这就成为我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不过,随着赛事的深入,球员们开始与我融洽相处。我的球技也有了很大的长进。当整个比赛都结束时,蒙特瑞尔在初级联赛中荣登冠首。我也以平均击球率 349 的成绩无比自豪地登上最佳击球手的宝座。

1947 年的 4 月 10 日这一天,可敬的布朗克·瑞奇先生给我带来一个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正式加入了多及尔的布鲁克林协会,成为进入主力队的第一个黑人。

我被安排到了一个奇怪的位置——首垒,这更增加了处理我在通常赛事中面临的毁誉问题的难度。在蒙特利尔我打的是二垒。

又是蒙特利尔,这一次压力要大得多,奖金更为丰厚,比赛更为激烈。它不仅仅是有色运动员能否在主力队效力的问题,更牵涉到了种族问题:人们能否通过我的表现改变对黑人的看法。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信仰,是至少和白人一样的。

我不断祈祷,我第一次为这事而祈祷。

作为第一垒手,在接球掷回时,我这名生手暴露了好多缺陷。在广大球迷和队员们的全力支持下,我努力地将它们一点点弥补了过来。

我又碰到相同的问题了。对方球员投了一个底球到内野。当他跑过一垒时,他的棒头打在了我的脚上,痛得我倒吸一口冷气。有意还是无意?鬼知道。这个好强的球员先发制人地冲出拳头,我眼前蒙上一片鲜红,我绷紧了神经克制,克制……这时队友们冲上前来,与我同仇敌忾,看着他们的急样,一股暖流流入心中。我释然了。

这一年,多及尔赢得了锦旗。我惊喜地得知大家认为我在这次胜利中功不可没。但我更珍视另一个胜利:棒球运动开始接受黑人。从现在起,有色人种球员只要达到水平就能成为球

员。

正如瑞奇先生说的,比赛是美国人的比赛,黑人和白人的,现在既然我们赢球了,那么我就敢向人们说:

“信仰万岁!黑人万岁!”

美丽无界

当凯瑞奔跑着跳上了校车，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三个孩子走了，”我心里念叨着，“还有四个。”

卧室里，我编完多蝶的第一根小辫，正准备套上橡皮筋，浴室里传出一声尖叫，我飞速冲进去，多贝撞在洗漱台上伤了嘴唇。

当我正用棉花团敷抹伤口时，辛迪穿着睡衣出现在门口。

“妈妈，让达斯迪不要再用我的袜子了！”他叫道。

“达莉！”偌伊从卧室里发出声音。“要知道录音时间是 10 点！”

我冲到厨房里开始煎鸡蛋。“等孩子们离开后，我就有时间整理那些衣服了。”我对自己说。洗衣机已坏了两天了，堆积的脏衣服像小山一样。

我正要把鸡蛋饼从锅里铲出，电话铃响了。

“偌杰太太吗？”一个女士满怀歉意地说，“今天，你和偌杰先生能否在 9 点而不是 10 点赶到录音棚？”……

只是今天这么紧张不堪吗？不——这是偌杰家很平常的一天。

如果你有几个孩子和一个忙碌的丈夫，清晨起来，恐怕你家跟我们这个家的情形相差无几。并不仅仅早上是这样，整天哭

声、笑声、叫声、蹦蹦跳跳的声音此起彼伏,再加上千百个小危机此消彼长,一天又一天日子就这样子过下去了。我们中许多人肯定能临危不乱,但作为母亲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却是:我怎么应付每一个如此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

实际上,有时我想我的日子要比其他母亲轻松一点。工作时,便让沃多娜帮我做饭,照看孩子,再找一个人帮我洗洗衣物。人们常常问我,我是如何做到既能养家又能在好莱坞里突飞猛进。我告诉他们,养七个小孩是第一职业,好莱坞其次。

我忘不了一个很平常的星期六。那天,沃多娜去度周末了,孩子们天不亮就开始叽哩呱啦闹起来。我想那天,如果我失去理智的话,我也要跟着发疯。我需要坐下,整理整理乱纷纷的思绪,然后请求上帝给我多一点的耐心。但要跟上帝说话,我一直认为,得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否则,上帝是听不到你说话的。可这屋里,我环顾四周,可能吗?

所以我跑到屋后乱石堆里,躲入停在那儿的一架塑胶飞机模型里,想象自己翱翔于空中。在那儿,我积聚心智,祈求力量。可我在想什么呢?除了孩子,还是孩子。为什么琳达还没吃完饭?我能把孩子们放在那儿不管吗?多蝶正着迷于什么东西?
.....

“这没用的!”我对着天大喊。祈祷没用,我只好走回那一片狼藉的家,上帝是不屑于帮一个妈妈管孩子的,我这样想着。

我试着读圣经,但还是没用。我觉得,读圣经应该是顶顶重要的事。所以我单独安排了一个时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花半小时读圣经。

但如果你家像我家一样,那么早上是不可能有什么“第一件事”的。清晨,你睁开眼睛,你就知道第一件事你该做什么了,一个孩子病了,另一个找不到家庭作业,你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卷入

一天繁碌的旋涡里。等到终于可以喘口气的时候,你才突然想起你那顶顶重要的事:读圣经,嗨!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后,我决定逃跑几天,求个耳根清净。说做就做,跟着四个女教友,到附近山顶上的修道院避静了三天。这三天里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不准说一句话。

在那高高居上的至静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了我那留在山下喧闹的家。说起来,还真不好意思,只是一个小而又小的发现而已,但,对我确确实实有不同的含义。我终于明白我的家不是一个修道院!

这些圣洁的女子过的这种有序的生活是世界上最至美最无私的奉献,但这不是我的生活。我是一个妻子,更是一个母亲,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信仰,那其中的繁杂事务正是我的信仰所在。生活的意义由此显现,真理的真谛由此了悟。

我仍旧想着读圣经是一天的头等大事。所以,在厨房里我放了一个像面包的小盒子。我叫它“生命的面包”。里面放了一些小卡片,上面记着从圣经里摘抄下来的章节。现在不用专门挤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只需争分夺秒就行。比如,我在等煮早餐的水开时,我就有时间捡起一张卡片来用心读它。

我就这样子读圣经,读到孩子们上了床,一天也就结束了。这样子周而复始,很少有间断。

接着,我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做祷告,根本就不用找什么绝对安静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车。我家的牧场远离尘世的喧嚣,所以我经常驱车到那儿祈祷。而且,从杂货店到洗衣店有很长一段路,当有一个孩子在学校里交了朋友,他便会常常住在山谷那头。

以前,我一在车轮子上花费时间,就焦躁不安。现在好了,我尽量开得慢一点。这样我就有时间去想每一个小孩向上帝祈

祷给我耐心，教我理解他们。

教授圣经现在也有很大不同了。我们在起居室里放置了一个小小的祭坛——其实，只是一个放收音机的老式盒子，盖上一块方巾，上面放了一根蜡烛——我们原来打算每天晚上聚在一起祈祷、上课。但，到了晚上，不是这个孩子要去参加聚会，就是那个孩子要去唱诗班练唱，因而，我们的课程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耽搁掉了。

今天，我没有给孩子们上宗教课，而是讲了耶稣基督小时候的生活琐事。多蝶一直怕黑。一个晚上，当我哄她上床时，她又开始哭起来。

“妈妈，不要关灯，好吗？”她可怜巴巴地乞求。

“如果妈妈跟你在一起，你还会害怕吗？”我问。

“当然不了。”多蝶仰着小头说。

“可是，妈妈不能老跟你在一块啊。不过，多蝶——上帝会的。”

多蝶安静下来，我蹑手蹑脚地出去了，没有关灯，亮亮的。几分钟后——噢，奇迹中的奇迹——我听见灯喀嚓一声关了。接着，我听见多蝶细声细气的声音，她在黑暗中说：“晚安，耶稣。”

噢！

还有一次，我和多蝶在牧场的一个僻静角落里走，突然，两只凶恶的狗蹿上来，小孩子吓得尖叫。多蝶是我们从朝鲜收养过来的，在那个国家的战争期间，狗被训练去杀人。她甚至连我家那头温顺的老狗“子弹头”也不敢接近，更何况这是两只凶狗。

这时，我想起一次上课，我曾给孩子们读的那一篇文章：爱能驱散恐惧。我向狗伸出双手，尽量以爱怜的口吻说：“可爱的小狗，小乖乖！”狗慢下来，停住了。我不断说着这是多么多么好的小狗，最后，它们停止了咆哮，反而用那粘乎乎的舌头舔我汗津津

津的手，甚至扑上来舐我的脸！

没有其他任何一课关于爱的课程能有如此鲜活的效果！

而且，我没有通过什么仪式七弯八绕地祈求到上帝的帮助。就在这么一个普通的地方，这样一个紧急关头迎来了上帝——他帮我解决了一切。

过去，饭桌上总会发生一些小争吵。孩子们常常把下午的争吵也带到饭桌边喋喋不休，诺伊和我不得不占用吃饭时间不情愿地充当法官，处理一桩又一桩的“申诉”。

后来，我有了一个主意。吃饭期间，由家中老大，妈妈我，大声地朗读圣经。读什么可以使饭桌上所有的争吵都静下来？当然只有圣经。不过对于5岁的孩子来说，有点难度。刚好，这时我发现一本《悲伤的圣经故事》，简单得刚好适合多蝶和多比，而对其他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更绰绰有余。

每一个章节花十几分钟读完，足以使孩子们忘了争吵。只是，我自己的土豆已经凉了——也许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来讲，就是：

和和睦睦中，一小块干面包

胜过

争吵中的满屋佳肴！

从此永恒

我依旧还记得十年前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吹着口哨晃荡在纽约公园大街上。不一会儿，就踱步进了我的医生的办公室，朝他的接待员点了点头——直到现在他还是我的老朋友。自从两年以前一次癌症手术后，每一个月，我都来这儿，接受相同的程序：医生熟练的手指在我的脖子周围捏来捏去，再拍拍我的背，“一个月后见。”

但在这之后的另一天，医生的手指捏了好长时间。当我离开时，我被安排两天后到麦莫瑞医院做外科检查。真是同天不同日啊！

我走在同样的街道上盯着同样的落日，但这次却有了一种冷到心骨的恐惧伴我回了家。所有的癌症患者都有这种恐惧。人类已使尽了解数但到现在还是奈何它不得。当然，现在我不再害怕了。其实这归根结底是对死亡的恐惧罢了。

我第一次去了教堂，去寻找一个黑暗的个人空间。那是在第五大街上的圣索马斯大教堂。我很机械地坐下，几分钟后，一个年轻的执事走上讲台做了一个午间祈祷。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这简短的发言一下子打开了我的心房，让我开始把这种恐惧一点点扫出去。

这次布道，表面来看好像与我无关。他的题目是……信仰

上帝的人获得永生。我不想永生,我只想活好我的今生今世!

第二天早晨我又听到了相同的话。电话铃响的时候,彻夜未眠的妻子狄比和我正在喝咖啡。电话是邻居凯瑟林·玛莎·列索德打来的。

“约翰,”她说,“你能过来坐几分钟吗?我已经知道了,我想跟你谈谈。”

凯瑟林在门口迎接了我们,她没有化妆,脸上也没有笑容,这是没有语言却甚于语言表达的关爱呵。她领我们进了屋,没有什么客套话便直接谈起来。

“也许我有点自负,但我还是想跟你谈谈你的信仰生活,我没有权利去肯定它是你所缺的,毕竟你已为指南报写了十多年的文章。但那些越大谈信仰主义的人越远离现实世界,他们的内心却越彷徨不定。”

我看看狄比,她无动于衷。

“约翰,”凯瑟林继续说,“你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吗?”

以前我最讨厌听到这些问题。我想她肯定又要说上帝能治好一切,或者祈祷吧,为我悲惨的一切。但自她给我提了这个问题后,我便想是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了。狄比和我作为基督徒仅表现在于申请表上填上“新教徒”,参加教会的日常活动,或送孩子们去主日学校等等这层意义。其实这只是习惯而已。我从来没有把这种问题放在心上过,耶稣就是上帝吗?

“你也许会问这有什么不同,”凯瑟林说,“约翰,这是生与死的区别,圣经上说,如果我们信了上帝,我们便不会死去,我们获得了永生。”

又来了。但这正中我信仰困难的要害。我知道圣经所承诺的,我尊重甚至妒忌那些不加怀疑而接受的人。但对于我自己,总有逻辑上行不通这颗绊脚石阻挡着我。我开始想搬出我的逻辑

辑理论来，但凯瑟林阻止了我。

“你应该试着通过你的心到达上帝那儿，约翰，每个基督徒在理解基督之前都会有一次特殊的经历。这也就是今天我希望你要做的——不要用脑子，甚至不要知道为什么，你就跃过这一切——屏弃你所有的怀疑——接受上帝。”

房间里静悄悄的。一方面我还心存疑惑，另一方面我却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愿望。坦率地说是很大的困惑：自己回避这个问题那么多年，现在却因得了癌症而吓得转向，这怎么看都有点不对劲。“我感觉我像个伪君子。”我说。

“约翰，”凯瑟林低声说，“这是一种骄傲，你可以以你的方式到达上帝那儿，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很自然的，上帝需要你，不用半点鼓动。”

我们离开时，我还是没走出那一步。但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在夏帕卡山林路的电话亭，这个电话亭至今我还能指出来，我突然转过身，对着狄比说：

“我决定跃过去，狄比，我相信基督。”

我就说了这么几个字，然而，我却感到从某种神秘的意味上来讲，我死掉了。

我不知该不该用这个词来形容它——但确确实实心一下子揪起来像要死去一般。我那没有带一点迷信的逻辑头脑一下子冷却下来。随之而升起的是本质上的我，所有我们称之为“自我”的个人意识被一点一点包容于这个决定之下。我惊讶于这种浸透近乎伤害的程度，信仰与自我斗争竟如此激烈，以至于真需要一场厮杀。但当这个“自我”死去时，我平静下来，脱口而出一段话：在我的心中有一个空间，全新的，充溢着神秘气息和信仰的力量！

之后，这种不同便显露了第一个迹象，让我在医院里惊讶不

已。在手术前几分钟里，一个活泼的小护士进来给我打针。即使在参军的时候，我对针头也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但这次却有一点不同。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小护士快速地说。当她打完时，她的音调变了，“天，你如此轻松，就像是你在为我打针一样。”

她离开我后，我才意识到这已成为事实，多么让人惊异呵。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我竟都如此轻松。当我们在等着报告出来时，我的态度完全是一个什么也不怕的人。这怎么可能呢？这时我突然大悟：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是不会害怕死亡的。也就是说我把死亡丢在了脑后。

我在想圣经是否赞同这一点。回到家，便通过一篇索引在圣经里找到基督自己的一段话：

“现实中，”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任何信我言语的人，信把我送到这儿来的上帝的人，已经拥有了永恒的生命，不用在生死间做出判断，就能死而复活了。”

当这一页跳到眼面前时，我是多么的兴奋。当我跳跃式地接受了信仰之后，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与我那俗世的生命同时存在却又独立于它，这是真的吗？一个由精神而生的生命使用我这就要崩溃的肉体又仅只是暂时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当有一些证据来打动我，告诉我这新生命与我俗世的感觉无关。

我得到了。

医生的报告就是第一个证据。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消息：但我发现这一切对我来讲已经并不重要了。而其他一些事看起来似乎更具有深远意义：发现了新的生命由什么而来，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存。

我有了一种奇怪的渴望，要去研究一番新约。在我带着兴

奋和强烈的共鸣去研读它时,突然感觉这真的就像一种生命,有它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它需要时也需要喂它一种精神食物,就像我身体也需要食物一样。

教堂也一样。突然的,我想去教堂,不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渴慕。

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基督这位我曾经用逻辑去思考过的人,现在却是活生生地在我面前。才醒悟过来,这就是我一直在圣经里,在只言片语中,在基督徒团体中寻找的基督。

在那次狄比和我开车路过山林路的电话亭之后,一晃眼已经十年过去了。再经过这个电话亭时,它已在风雨中飘摇了十多年,饱经沧桑,喜怒与哀乐。我顿时惊觉,在那不堪回首的几个月里,我如贪玩的孩子,从我的颠峰一路奔下,滑入了我生命的低谷,而身后,门开着,期待着。我终于回头了,看见阔海天空。

不是我的信念使然,而是基督的呼唤。

他就站在门边,呼唤着游失的孩子归家。天上的云在飞,路上的花盛开着……

感谢信仰的力量,因为有了它,人类才会获得崇高的幸福。



神奇的情感力量

信仰的力量
爱的能力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它的“有力量的文学”，这种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力量如此之大，甚至能够改变无数人的生活命运。《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就是这样的作品，而本丛书所辑录的这11本书，则是作者的灵感之源、生命之泉。

Shenqi De Qinggan Liliang

ISBN 7-80654-014-8



9 787806 540145 >

ISBN 7-80654-014-8

B·2 定价:23.00